



明府城史话

济南是一座被清泉滋润的水城，泉是它的根、它的脉、它的魂、它的韵，在这里呆久了，与泉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，我早已不把它看做普通的液体，而是当成了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、心心相印、彼此牵挂的知心朋友。每逢节日，都要围着老城转上一圈，诚心实意地去拜访它们。

访泉首站，我来到了黑虎泉。透过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，我看到活力迸发的泉水正从三个兽口中喷涌而出，落入方池，声若雷鸣，珠迸玉碎，引得游人阵阵喝彩。

你好，黑虎泉兄弟！你是令人敬佩的济南名士，才高八斗，满腹经纶，口若悬河，谈吐不凡。千百年来，你把诗经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等经典名篇反复吟诵倒背如流，让人们领略了先秦的雨、魏晋的风、唐宋的月、明清的云，济南人因此而更加饱学，济南府因此而越发诗意，你成就了一座古老而又史诗般的城市，我向你致敬！

沿护城河顺流而下，我忙不迭地与错落分布其间的玛瑙、白石、九女、琵琶、南珍珠、溪中、任泉、苗家、胤嗣、对波、汇波、金虎等诸泉打着招呼，它们是黑虎泉群的十二朵金花，我称其为“黑虎十二金钗”。这些少女般美艳的泉水清纯可人，仪态万方，有的像流淌的诗，有的如溢彩的画，有的似畅想的曲，有的若飘浮的云，一个个小鸟依人，依偎在黑虎泉周围，衬托出虎妞大姐超凡脱俗的美。辛苦了，金钗美泉！你们天生丽质光彩照人，却不图名利甘当绿叶，你们是泉水中的无名英雄，我向你们致敬！

穿过与白云接吻的莲花喷泉，越过直插九霄的诗意泉标，我拜访了大名鼎鼎的趵突泉。你好，济南泉水的龙头老大！敢问你今年高寿？每次看到你日夜井喷势如破竹的样子，总以为你是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。其实不对，我依稀记起，2700年前你就曾在这里主持过齐鲁会盟，当年的鲁桓公与齐襄公，不就喝着你的琼浆玉液言欢签约的吗？这么说你的年岁可比济南大多了，济南因你而兴，因你而建，更因为有你才一举成名四海皆知。你是济南的渊源，更是济南的功臣，我要向你致敬！愿你涛声依旧，万古不竭，成为泉城永不褪色的金字招牌。

又见到你了漱玉泉，我也要向你致敬！以前拜访趵突泉，完毕后总要移步到你这里小憩，捧一把清泉洗洗眼，喝一口玉浆甜甜心，那感觉真叫一个舒坦。应该说，在济南众多泉水之中你算是小字辈的，但辈小名气大，你也是济南泉水中的有功之臣！因为有你陪伴，我们的才女老乡李清照度过了幸福童年，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每天清晨，你用明净的泉水打，照着她如花的笑脸，帮她梳头，替她打扮，为她沏一杯清茶，铺一笺宣纸，研一方浓墨，看着她写下一段“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

泉城访泉

□李振声

的文字。有人说，清照的才气有一半来自你的滋润，你用乳汁般的甘甜、钻石般的清澈、莲花般的纯洁、精灵般的悟性浸染着她，为她打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摇篮。

出趵突泉北门，刚穿过马路，便看到“龙王爷”在向我招手。你好，五龙潭！今天，我是专门来看望你的，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明人刘敕“传是蛟龙宅，龙潜何处寻”的诗句，还有“历城西门外唐翼国公古宅，一夕化为渊，即五龙潭也”的传说。我知道，在济南众多的泉水之中，你是最有故事的一个。实不相瞒，有人对你故事的真实性有所质疑，而我却毫不在意。在我看来，你的潭底是否真有蛟龙潜藏？你的前身是否真是秦琼府邸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们已沉淀成为文化，积聚成为人气，幻化成为色彩，使你成为一方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文化宝地。继续讲你的故事吧老伙计，不必旁征博引刨根寻底，神秘莫测其实也是一种大美。

离开五龙潭，我沿泉城路径直向东，先去老城中心的原巡抚大院拜访珍珠泉，而后陪它一路向北到大明湖去看望所有的泉水兄弟。今年雨水充足，巡抚大院的“珍珠”喜获丰收，瞧它们大的如银铃，小的如豌豆，圆润光滑，晶莹剔透，一个紧挨一个像串串项链，拼着命地往上钻，仿佛进行一场万人登天的接力赛。只可惜领跑者冲刺太猛，在撞线的刹那间收脚不及，致使项链断线，珠玑脱落，不经意间又制造了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奇观。

久违了，珍珠泉！看到你们我特别兴奋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你们如此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谁看了能不受到感染？加油哇美泉中的体育健儿，改革奋进的济南，需要的正是你们这种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！

站在“珍珠”汇聚(这里的泉水都属于珍珠泉群)的曲水亭街上，我有点眼花缭乱，这里是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柳”的精华地带，有好多好多的泉水我叫不上名字，有的立在街头两边，更多的隐身于居民家中，百姓亲切地称它们是“俺的泉水宝贝儿”。我不便打扰那些拥泉的住户，只能站在街头，面对汨汨流淌的曲水河，向它们道一声万福。

终于到达此次访泉的最后一站大明湖了。当我从有着“曲艺码头”之称的明湖居门前路过的时候，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铜板声，里面传出了山东快书艺人正宗地道的济南腔：“说的是，山东有个济南府，府内有个大明湖，大明湖里水大明，七十二泉会客厅……”

还是艺人嘴巧，形容得太贴切，太到位了！大明湖的确像一处超级豪华的大客厅，不过它的客人都是美泉，济南的泉水从四面八方汇到这里，就像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不约而同上了聚义堂。它们拍岸扬波，载歌载舞，汇聚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泉水湖。

【收藏济南】

精美的皮套钟

□刘荣芹

前几天看到一条消息：《一老汉拿不起眼的破表鉴定，没想到专家给出了……》

从小在“四壁皆钟表”的家庭中长大的我自然对此倍感兴趣，连忙点开页面。没想到的是，视频中的“老汉”竟是我的二弟刘荣光！只见他手持皮套钟满心期待地等着点评。专家说这块表是了不得的东西，又详细讲了这表的三大独到之处，得出结论：“我们一致把它评估为30万元人民币！”

看到这里，我立马拨通了二弟的电话：“你去参加鉴宝啦？没想到这皮套钟值30万啊！”二弟说：“我觉得应该值40万到50万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不解地问。“因为鉴宝刚结束，一位专家就要花30万买下它。他想买的东西能把价格定高了吗？”“分析得有道理。”我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。“咱这么精美的皮套钟，制作这条消息的人，为了博人眼球竟说成不起眼的破表，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？”我忿忿地说。二弟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：“我觉得这人还真说准了，这块表当初进咱家的时候不就是块破表吗？”

那是三十年前。一天小弟手持一块钟表，进门后边往桌子上放边说，我花1000块钱买了个皮套钟。我忙过去看，只见这钟怪怪的，框架上涂满了厚厚的红油漆。

父亲见后沉思了一下说：“几年前咱买的那对涂满油漆的花瓶，刷出来以后上面画的是才子佳人，那可能是怕‘文革’时破四旧给砸了故意涂漆掩盖。这表为什么也涂上红漆呢？”他把表卸开，拿出机芯，满是油腻，不见原色。父亲先把框架拆散开来，放到小盆里，拿来一瓶液体倒了进去，顿时一股刺鼻的味道。父亲告诉我这是香蕉水，也叫天那水，这东西去除金属上的油漆堪称一绝，但是得多泡一阵。他又把机芯的零件边拆边泡到了煤油里，说太脏了。一般的表脏了只用汽油洗就行，可这表得先用煤油泡，然后刷净，但是煤油不挥发，到安装时必须用汽油再泡一遍，汽油挥发就干净了。

几天后我再次见到这块表，刷去油漆的部件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，金光闪闪。“是金的？”我惊喜地问父亲。“纯金太软不能做框架，这是鎏金的。”父亲说。

一天，小弟带来一个人，来人看了这崭新的部件后，点点头说这表修好他要了，就按说好的价。父亲抬头看了看那人没做声。十多天后，那人又来了，问表修好了没有。父亲摇摇头说，表芯安起来了，可是不走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人再次上门，父亲说不知为什么，怎么调整它也不走。人家失望了，从此没再上门。

后来，小弟不解地问父亲：“爸，就凭你的手艺，那些残钟坏表都能修好，这表什么零件都不缺怎么就走不了呢？”父亲听后没言语，起身去了晾台，搬来一个小纸箱，从里面拿出了用厚厚的报纸包着的这块表。

打开报纸，一座精美的皮套钟出现了。只见它闪着金光，四根鎏金柱上雕刻着四个裸体人，提梁也是由一对裸体男女相连而成，白色珐琅表盘，黑色罗马数字，宝玑型镀金时刻针漂亮极了。透过水晶玻璃，看到崭新的机芯上，齿轮都在不停地转动着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真是精美绝伦啊！

我略一思忖，问父亲：可能是因为有这些裸体人才刷的油漆吧？父亲点点头。我把表提起来，这表好重啊，有四五斤呢。我问：“这表是摆着的，怎么还有提梁？造这么重干什么？这么好看的表，名字可不美，怎么叫皮套钟呢？”父亲笑了，他起身从立柜里拿出一个物件，外边是个皮套，打开皮套取出一木盒，抽去木盒前边的挡板，露出一个皮套钟。这钟个头小一号，也没有雕梁画柱，显得有点简陋。父亲说这个皮套是牛皮的，盒子是胡桃木的，这种表是200多年前法国人造出来的，最初供贵族享用。他们外出乘马车让仆人挂到车里，也叫马车钟。马车跑起来颠簸，表设计得重，自然就稳了。这钟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后来传到中国，达官贵人都非常喜爱，那些大臣上朝把它挂在轿里，所以在中国又叫轿子钟。

父亲接着说，200年前的东西，能来到咱家是和咱有缘啊，这么好的宝贝哪能轻易卖了？小弟听后不以为然，说好东西留在家里守着，顶多算个优秀保管员，能挣大钱就卖了，这样才能再买更好的东西。父亲想了想说，你非要卖就按原来的规矩，让自己人留下。二弟说，我要了吧。他给小弟出价1.8万元，小弟同意了，这表就到了二弟家。

十年前，河南电视台一个鉴宝栏目非常火，二弟带着这表去了郑州，当时上了电视，专家的估价是15万-20万。节目结束后，电视台的主持人和一个房地产老板先后去宾馆找二弟，都要花20万买下。二弟说，老父亲在世时嘱咐过这表不能卖，回绝了他们。

两年前，为了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，我们姐弟五人把当初分到各家的钟表，和自己的部分藏品拿出来，共计2800件，成立了山东省刘氏古钟表博物馆。那天电视台新闻栏目做了报道，之后，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报道。

一天，一位台湾人在飞机上看到齐鲁晚报的报道，下飞机后直奔钟表博物馆。作为馆长的二弟，接待了他，详细地做了讲解。在一排苏钟面前，他站住了，仔细地欣赏着。当他知道里面有两座苏钟是我大弟制作的，表里的100多个零件全部是手工制作时，很感兴趣。他说：“前几年我来大陆时，曾去河北一个苏钟制造厂，本想去买一座，可在那里见到钟全是机器造的，还要8000块钱一座，就没有买。”二弟见他这么喜爱钟表，就从展室的柜子里拿出了这个放在木盒里没展示的皮套钟。客人仔细欣赏了一番，抬起头来问：“带‘问’吗？”这是个内行啊。二弟按了一下提梁中间的小按钮，变换着声音的铃声响起，分别代表着几点几刻几分。客人点点头，他知道有这种功能的表结构更加复杂，更加珍贵。

那天看完鉴定这个皮套钟的视频，我把它发给了小弟。小弟看后感叹道：“咱爸才是真正的收藏家呀，当初要不是他设法把这块表留住，咱刘氏钟表博物馆就少了一件珍品啊！”

投稿邮箱：
qlwbhzbz@163.com